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
第六十六本，第二分
出版日期：民國八十四年六月

陶淵明〈讀史述九章〉箋證 (據宋李公煥《箋註》本爲底本)

王 叔 岷

本〈箋證〉係據宋李公煥《箋註》本爲底本，首先說明陶公〈讀史述〉體例之淵源。進而：

- 一、校釋較深之詞句。
- 二、引證陶公所述之史實。
- 三、貫通陶公之詩文相互印證。
- 四、補充並修訂前賢及近人之注釋。

引 言

陶公〈讀史述〉九章之體，蓋源於班固《漢書·敘傳》。〈敘傳〉自〈述高紀〉至〈述王莽〉，凡六十九章，皆有韻之四言贊體。蕭統《文選》選〈述高紀〉、〈述成紀〉、〈述韓彭英盧吳傳〉三章，於紀下、傳下皆增一贊字，收入《史述贊》類。陶公此九章，固亦有韻之四言贊體也。《藝文類聚三十六引〈夷齊〉、〈魯二儒〉、〈張長公〉三章，皆作〈夷齊贊〉、〈魯二儒贊〉、〈張長公贊〉。九章詠贊先賢，頗寓己意。其微旨自蘇子瞻《東坡題跋》（卷一〈書淵明述史章後〉）啓其端，經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（卷五）之析論，至清陳沆《詩比興箋》（卷二）之闡發，已頗明晰。陳氏云：

〈夷齊〉、〈箕子〉、〈魯兩生〉、〈程杵〉四章，固易代之感。〈顏回〉、〈屈賈〉、〈韓非〉、〈張長公〉四章，則詠懷之詞。蓋守簞瓢固

窮之節，悼屈、賈逢世之難，故欲戒韓非而師張長公也。〈管鮑〉章，則悼叔季人情之薄，而欲與劉、龐、周、郭爲歲寒之交也。

案陶公之眞淳而通達，其歲寒之交，自不局限於劉遺民、龐參軍、周續之、郭主簿諸人，不知名之鄰曲往來，素心相通，陶公亦常得其樂也。前賢及近人於〈讀史述〉九章之典實詞義，已多所發明。岷酌採舊說，益以新知，重寫〈箋證〉，借以紀念 傅故孟真師之百歲冥誕。 孟真師一生，宏揚學術，憂國憂民，去世已四十四年矣！其博大雄奇之才學，高瞻遠矚之識度，光明磊落之胸懷，誠令人嚮往思慕不已也！

箋 證

余讀《史記》，有所感而述之。

案陶公讀《史記》有感，益以評論，非僅述之而已。言述，如班固〈敘傳〉，謙詞也。

夷 齊 [一]

二子讓國〔二〕，相將海隅〔三〕，天人革命〔四〕，絕景窮居〔五〕。采薇高歌，慨想黃、虞〔六〕。貞風凌俗〔七〕，爰感儒夫〔八〕。

[一] 陶澍〈注〉：「事見〈伯夷列傳〉。」案事又見《莊子·讓王》篇、《呂氏春秋·誠廉》篇。

[二] 案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：「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齊。及父卒，叔齊讓伯夷。伯夷曰：『父命也。』遂逃去。叔齊亦不肯立舟追之（追，今本誤逃）。」《莊子·盜跖》篇：「伯夷、叔齊辭孤竹之君。」蔡邕〈伯夷叔齊碑〉：「委國捐爵。」

[三] 案「相將」猶「相偕。」陶公〈擬古〉九首之三：「相將還舊居。」亦用「相將」一詞。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六引此「相將」作「相隨。」

《孟子·盡心》篇：「孟子曰：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。」阮瑀〈弔伯夷文〉：「東海讓國。」言東海，未知何據。

〔四〕楊勇《校箋》：「《周易〔革〕》云：湯、武革命，順乎天，而應乎人。」案《孔叢子·雜訓》篇：「子思曰：殷、周之王，征伐革命，以應乎天。」此文「天人革命」，專就武王伐紂而言。

〔五〕何孟春〈注〉：「景、影同。」案「絕景」即「絕影」，猶「絕跡」也。阮瑀〈弔伯夷文〉：「隱景潛暉。」「隱景」即「隱影」，與「絕景」義亦相符。陶公〈酬劉柴桑〉：「窮居寡人用。」〈詠貧士〉七首之六：「仲蔚愛窮居。」並用「窮居」一詞。《孟子·盡心》篇：「君子所性，雖窮居不損焉。」

〔六〕何孟春〈注〉：「《藝文類聚》作：高歌采薇。」案宋本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六引此仍作「采薇高歌。（惟采作採，俗。）」〈伯夷列傳〉：「武王已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齊恥之，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餓且死，作歌，其辭曰：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農、虞、夏忽焉沒兮，我安適歸矣！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」陶公以「黃（帝）、虞（舜）」代「神農、虞（舜）、夏（禹）」。陶公喜以「黃、虞」寄慨，〈時運〉：「黃、虞莫逮，慨獨在余。」〈贈羊長史〉：「愚生三季後，慨然念黃、虞。」並其證。陶公述史，首贊夷、齊，詩、賦中亦并稱之。〈飲酒〉二十首之二：「積善云有報，夷、叔在西山，善惡苟不報，何事空立言！」〈擬古〉九首之八：「飢食首陽薇，渴飲易水流，不見相知人，惟見古時丘。」（次句用荆軻事。）〈感士不遇賦〉：「夷投老以長飢，悲茹薇而隕身。」陶公感慕於夷、齊者深矣！

〔七〕案「貞風凌俗」，謂堅貞之風操凌越凡俗也。《呂氏春秋·論威》篇：「雖有江河之險，則凌之。」高誘〈注〉：「凌，越也。」謂跨越也。鍾嶸《詩品》卷上評劉楨詩：「高風跨俗。」「凌俗」猶「越俗」，亦猶「跨俗」也。

[八] 楊勇《校箋》：「《孟子·萬章》：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」案《論語·微子》篇：「子曰：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！」夷、齊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」故雖懦夫亦感而立志也。蕭統〈陶淵明集序〉云：「有能觀淵明之文者，貪夫可以廉，懦夫可以立。」蓋比淵明於夷、齊矣！

箕 子 [一]

去鄉之感，猶有遲疑〔二〕，矧伊代謝〔三〕，觸物皆非〔四〕。哀哀箕子〔五〕，云胡能夷〔六〕！狡童之歌，悽矣其悲〔七〕！

[一] 陶澍〈注〉：「事見〈殷本紀〉。」案事見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。〈殷本紀〉載紂「剖比干，觀其心。」之後，僅云「箕子懼，乃詳狂爲奴，紂又囚之。」而已。

[二] 案《孟子·萬章》篇：「孔子去魯，曰：『遲遲吾行也。』去父母國之道也。」《爾雅·釋訓》：「遲遲，徐也。」陶公〈悲從弟仲德〉：「遲遲將回步。」〈詠貧士〉七首之一：「遲遲出林翩。」並疊用遲字。

[三] 案「矧伊」猶「況乃。」陶公〈歲暮和張常侍〉：「矧伊愁苦纏。」亦用「矧伊」一詞。「代謝，」謂殷已易爲周矣。陶公〈飲酒〉二十首之一：「寒暑有代謝，人道每如茲。」亦用「代謝」一詞。

[四] 案〈宋微子世家〉：「箕子朝周，過故殷虛，感宮室毀壞，生禾黍。」所謂「觸物皆非」。〈古詩〉云：「所遇無故物。」義亦近之。

[五] 案《廣雅·釋訓》：「哀哀，悲也。」陶公〈祭程氏妹文〉：「哀哀遺孤。」又「哀哀嫠人。」並用「哀哀」一詞。

[六] 案「云胡」猶「如何。」《詩·召南草蟲》：「我心則夷。」鄭〈箋〉：「夷，平也。」「云胡能夷，」謂箕子之心如何能平也。

[七] 案〈宋微子世家〉：「箕子傷之，欲哭則不可，欲泣爲其近婦人，乃

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。其詩曰：『麥秀漸漸兮，禾黍油油。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兮。』所謂狡童者，紂也。殷民聞之，皆爲流涕。」其悲痛何如哉！《說文》：「悽，痛也。」

管 鮑〔一〕

知人未易，相知實難〔二〕，淡美初交，利乖歲寒〔三〕管生稱心，鮑叔必安〔四〕。奇情雙亮〔五〕，令名俱完〔六〕。

〔一〕陶澍〈注〉：「事見〈管晏列傳〉。」案事亦見劉向〈上管子序〉、《說苑·復恩》篇、《列子·力命》篇。

〔二〕案《莊子·列禦寇》篇：「孔子曰：凡人心險於山川，難知於天。」《意林》五引《秦子》：「遠難知者天，近難知者人。」《史記·管仲傳》：「管仲曰：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子也！」（又見《初學記》十八引《韓詩外傳》佚文、劉向〈上管子序〉、《說苑·復恩》篇、及《列子·力命》篇。）相知如此，誠大難也！

〔三〕案《莊子·山木》篇：「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，君子淡以親，小人甘以絕。」《禮·表記》：「君子之接如水，小人之接如醴，君子淡以成，小人甘以壞。」（接猶交也。）《史記·鄭世家贊》：「語有之：以權利合者，權利盡而交疏。」

〔四〕案〈管仲傳〉：「管仲曰：吾始困時，嘗與鮑叔賈，分財利多自與，鮑叔不以我爲貪，知我貧也；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，鮑叔不以我爲愚，知時有利不利也；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，鮑叔不以我爲不肖，知我不遭時也；吾嘗三戰三走，鮑叔不以我爲怯，知我有老母也；公子糾敗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鮑叔不以我爲無恥，知我不羞小節，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。」（又見《列子·力命》篇，略見劉向〈上管子序〉。亦略見《說苑·復恩》篇，文頗異。）真所謂「管生稱心，

鮑叔必安。」也。陶公〈與子儼等疏〉：「鮑叔、管仲，分財無猜。」僅涉及一端耳。又陶公〈飲酒〉二十首之十一：「死去何所知，稱心固爲好。」亦用「稱心」一詞。

〔五〕案此謂奇特交情、互相信任也。管、鮑交情，誠千古奇情。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亮，信也。」

〔六〕案《孝經·諫諍》章：「士有爭友，則身不離於令名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令，善也。」〈管仲傳〉云：「天下不多管仲之賢，而多鮑叔能知人也。」然則鮑叔之善名猶在管仲之上矣。

程 杵〔一〕

遺生良難〔二〕，士爲知己〔三〕，望義如歸〔四〕，允伊二子〔五〕。程生揮劍，懼茲餘恥〔六〕，令德永聞〔七〕，百代見紀〔八〕。

〔一〕陶澍〈注〉：「事見〈趙世家〉。」案事又見《新序·節士》篇、《說苑·復恩》篇。略見《論衡·吉驗》篇。

〔二〕案「遺生」猶「舍生」。《孟子·告子》篇：「舍生而取義。」

〔三〕案《初學記》十八引《韓詩外傳》佚文：「管仲曰：士爲知己者死。」（又見《說苑·復恩》篇。）豫讓亦有此語，見《戰國策·趙策一》及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。

〔四〕案《管子·小匡》篇：「視死如歸。」（又見《韓非子·外讎說左下》篇、《呂氏春秋·勿躬》篇。）

〔五〕案《詩·小雅·東攻》：「允矣君子。」鄭〈箋〉：「允，信。」「允伊二子。」猶言「信此二子。」公孫杵臼、程嬰，晉大夫趙朔客也。司寇屠岸賈作難，殺趙朔，滅其族。朔妻有遺腹，生男，屠岸賈索於宮中，程嬰謂杵臼曰：「今一索不得，後必復索之，奈何？」杵臼曰：「立孤與死，孰難？」嬰曰：「死易，立孤難耳。」杵臼曰：「子爲其難者，吾爲其易者，請先死。」二人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，

嬰僞告杵臼匿趙氏孤處，諸將殺杵臼與孤兒。詳〈趙世家〉及《新序·節士》篇，下同。

[六] 程嬰與真孤匿山中，十五年，後景公復立趙氏後趙武。武冠成人，程嬰謂公孫杵臼「以我爲能成事，故先我死。今我不報，是以我事爲不成。」遂自殺。自殺則無愧於杵臼矣。

[七] 案「令德」，「善德」也。《詩·大雅假樂》：「假樂君子，顯顯令德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令，善也。」

[八] 案《新序·節士》篇：「君子曰：程嬰、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。」（友，原作交，從〈趙世家·集解〉引作友。）所以見紀於百代也。

七十二弟子〔一〕

恂恂舞雩〔二〕，莫曰匪賢〔三〕。俱映日月〔四〕，共至言〔五〕。慟由才難〔六〕，感爲情牽〔七〕。回也早夭〔八〕，賜獨長年〔九〕。

[一] 楊勇《校箋》：「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孔子以詩、書、禮、樂教弟子，蓋三千焉。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」案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：「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。」（「弟子」二字舊誤爲曰字。）司馬貞〈索隱〉：「《孔子家語》亦有七十七人，唯文翁〈孔廟圖〉作七十二人。」考《孔子世家》有〈七十二弟子解〉，〈索隱〉引作「七十七人。」（今本篇內所記實七十六人，缺一人。）「七十七人」而稱「七十二人」者，蓋「七十二」爲古人習用之數，故孔子弟子稱「七十二人」者多，劉向〈戰國策敘錄〉稱「七十二人，皆天下之俊。」《新序·雜事一》稱「七十二人，自遠方至。」皇侃〈論語義疏敘〉：「達者七十有二。」《顏氏家訓·誠兵》篇稱「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。」皆其證也。（參看拙著《史記斠證》〈孔子世家〉及〈仲尼弟子列傳〉。）

[二] 案《論語·鄉黨》篇：「恂恂如也。」王肅〈注〉：「恂恂，溫恭之

貌。」〈先進〉篇：「曾點曰：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（又見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及《論衡·明雩》篇。）邢昺〈疏〉：「雩者，祈雨之祭名。杜預曰：『爲百穀祈膏雨也。使童男女舞之。』〈春官〉女巫職曰：『旱嘆則舞雩。』因謂其處爲舞雩。」

〔三〕案此蓋謂恂恂然歌詠於舞雩之冠者及童子皆賢者也。皇侃《論語義疏》引或曰：「冠者五六，五六，三十人也。童子六七，六七，四十二人也。四十二就三十，合爲七十二人。孔子升堂者七十二人也。」然則陶公所謂「莫曰匪賢」，亦就七十二弟子言之邪？其然豈其然乎？

〔四〕案此蓋謂七十二弟子之賢皆可與日月相輝映也，又《論語·子張》篇：「子貢曰：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」然則此或謂七十二弟子之賢與孔子輝映邪？

〔五〕案飧（省作飧）字絕佳。陶澍《集注本》作飧，嚴可均輯校本作飧，飧、飧正俗字，嚴氏改俗從正也。楊勇《校箋》所據本作餐。餐與飧同，與飧通用。陶公〈酬丁柴桑〉：「飧勝如歸。」字亦作飧，《詩·小雅·大東》：「有饗簋飧。」毛〈傳〉：「飧，熟食。」《莊子·天地》篇：「至言不出，俗言勝也。」此所謂「共飧至言」，蓋弟子皆習聞孔子之善言，如熟食也。《周禮·考工記·弓人》：「覆之而角至，謂之句弓。」鄭〈注〉：「至猶善也。」

〔六〕案《論語·先進》篇：「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」〈泰伯〉篇：「孔子曰：才難，不其然乎！」

〔七〕案孔子情繫顏淵，兩度感歎其不幸短命死也。（詳下。）

〔八〕楊勇《校箋》：「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『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？孔子對曰：『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』』」案《論語·先進》篇：「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？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。」〈雍也〉篇云云，亦見〈仲尼弟子列傳〉。又〈仲尼弟子列

傳〉云：「回年二十九，髮盡白，蚤死。」（蚤借爲早。）司馬貞〈索隱〉：「按《家語》亦云：年二十九而髮白，三十二而死。」今本《家語·七十二弟子解》作「三十一早死。」「三十一」乃「三十二」之誤。《世說新語·汰侈》篇劉孝標〈注〉引《家語》，亦稱回「三十二歲早死。」《列子·力命》篇：「顏淵之才，不出衆人之下，而壽四八。」「四八」亦謂三十二也。惟《列子》「四八」本亦作「十八。」《淮南子·精神》篇高誘〈注〉云：「顏淵十八而卒。」《論衡·書虛》篇：「或言顏淵年十八，與孔子俱上魯太山，下而顏淵髮白，齒落，遂以病死。」（今本無「年十八」三字，據明陳耀文《天中記》三九引補。）亦並作「十八。」竊疑作「三十二」較可信。（參看拙著《史記校證·伯夷列傳、仲尼弟子列傳》。）陶公〈感士不遇賦〉：「回早夭而又貧。」〈飲酒〉二十首之十七：「顏淵稱爲仁，屢空不獲年。」亦謂其早夭也。

〔九〕案《論語·公冶長》篇：「子謂子貢曰：『女與回也孰賢？』對曰：『賜也何敢望回！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』」（又見《論衡·問孔》篇。）子貢自知其賢遠不能與顏回相比，而回夭賜壽，陶公蓋深有所感，因述回而及賜也與？

屈 賈〔一〕

進德修業，將以及時〔二〕。如彼稷、契，孰不願之〔三〕！嗟乎二賢，逢世多疑〔四〕，候瞻寫志〔五〕，感鵬獻辭〔六〕。

〔一〕陶澍〈注〉：「事見〈屈賈列傳〉。」案屈原名平，楚之同姓。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。懷王初甚任之，因信讒而見疏，原憂愁幽思而作〈離騷〉。後懷王子襄王，復信讒放屈原至於江濱，原作懷沙之賦，投汨羅以死。事又詳《新序·節士》篇。賈誼年少，博通諸子百家之學，文帝召以爲博士，超遷至太中大夫，且議以任公卿之位。

爲絳侯、灌嬰之屬所毀。見疏爲長沙王太傅。文帝愛其少子懷王，令賈誼傳之，懷王墮馬死，誼自傷無狀，歲餘亦死。時年三十三。事又詳《漢書·賈誼傳》。

〔二〕案《易·乾·文言》：「子曰：君子進德脩業，欲及時也。」陶公〈晉故征西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贊〉：「孔子稱進德修業，以及時也。」亦本〈文言〉。

〔三〕案稷名棄，堯舉爲司農，舜命播百穀，爲周始祖。契佐禹治水，舜命爲司徒，敬敷五教，爲殷始祖。詳《書·堯典（爲舜典）》、《史記·殷本紀、周本紀》。《管子·法法》篇：「契爲司徒，后稷爲田。」揚雄〈解嘲〉：「家家自以爲稷、契。」杜甫〈有事於南郊賦〉亦云：「四十年來，家家自以爲稷、契。」然則願爲稷、契者多矣。

〔四〕案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，而見疏於懷王及襄王。賈誼爲絳侯、灌嬰等所短，而見疏於文帝。誠所謂「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」（〈屈原傳〉語）者矣！

〔五〕陶澍《集注本》「候瞻」作「候詹」。〈注〉：「何本作『懷沙』，云：『一作「候瞻」，非。』焦本作『候詹』。澍按詹，謂太卜鄭詹尹也。今從焦作詹。」案焦竑本是。《列子·周穆王》篇：「夢有六候。」張湛〈注〉：「候，占也。」「候詹寫志。」謂屈原占驗於太卜鄭詹尹以寫其志也。詳《楚辭》屈原所作之〈卜居〉。〈卜居〉末云：「吁嗟默默兮，誰知吾之廉貞！」已足見屈原之志矣。何孟春本「候詹」作「懷沙」，未知何據。〈屈原傳〉謂原「作懷沙之賦。」

〔六〕案〈賈生傳〉：「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，有鶴飛入賈生舍，止于坐隅，楚人命鶴曰服。賈生旣以適居長沙，長沙卑溼，自以爲壽不得長，傷悼之，乃爲賦以自廣。其辭云云。」所謂「感鵬獻辭」也。服、鵬古今字。《文選》亦載賈誼〈鵬鳥賦〉。陶公〈感士不遇賦〉：「悼賈傅之秀朗，紆遠轡於促界。」安得不傷悼邪！

韓 非〔一〕

豐狐隱穴，以文自殘〔二〕。君子失時〔三〕，白首抱關〔四〕。巧行居災〔五〕，伎辯召患〔六〕。哀矣韓生，竟死〈說難〉〔七〕。

〔一〕陶澍〈注〉：「事見〈韓非傳〉。」案〈韓非傳〉：「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其歸本於黃、老。爲人口吃，而善著書。數以書諫韓王，韓王不能用。作〈孤憤〉、〈五蠹〉、〈內外儲〉、〈說林〉、〈說難〉十餘萬言。然韓非知說之難，爲〈說難〉書甚具，終死於秦，不能自脫。」

〔二〕案《莊子·山木》篇：「夫豐狐文豹，棲於山林，伏於巖穴，靜也。夜行晝居，戒也。雖飢渴隱約，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，定也。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，是何罪之有哉？其皮爲之災也。」

〔三〕案《藝文類聚》八八引《莊子》佚文：「君子之居世也，得時則義行，失時則鶻起。」

〔四〕楊勇《校策》：「《孟子·萬章》：抱關擊析。」案《史記·魏公子列傳》「魏有隱士曰侯羸，年七十，家貧，爲大梁夷門監者。」《御覽》一五八引「監者」作「抱關者。」王維〈夷門歌〉亦云：「羸乃夷門抱關者。」此亦「白首抱關」之類也。

〔五〕案《莊子·逍遙遊》篇：「莊子（謂惠子）曰：子獨不見狸狌乎！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。東西跳梁，不辟高下。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」成玄英〈疏〉：「商鞅、蘇（秦）、張（儀），卽是其事。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！」此卽「巧行居災」之類也。

〔六〕陶澍本伎下〈注〉：「焦本作枝。」嚴可均輯校本伎作伎。案「伎辯」義頗難通。焦竑本作枝，枝蓋本作技，（从 才 从木之字往往相亂。）上言「巧行，」此言「技辯，」巧、技互文，技亦巧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技，巧也。」嚴本作伎，伎與技古亦通用。《淮南子·覽冥》篇：

「息巧辯之說。」「技辯」猶「巧辯」也。陶澍辯本作辨，古字通用。
韓非〈說難〉有云：「凡說之難，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。」非
固巧於言辯者矣。

[七] 案司馬遷云：「余獨悲韓子爲〈說難〉，而不能自脫耳。」（〈韓非傳〉。）揚雄《法言·問明》篇：「或問：『韓非作〈說難〉之書，而卒死乎〈說難〉，敢問何反也？』曰：『〈說難〉蓋其所以死乎！』曰：『何也？』曰：『君子以禮動，以義止。合則進，否則退。確乎不憂其不合也。夫說人而憂其不合，則亦無所不至矣。』或曰：『說之不合，非憂邪？』曰：『說不由道，憂也。由道而不合，非憂也。』」

魯二儒〔一〕

易代隨時〔二〕，迷變則愚〔三〕，介介若人〔四〕，特爲貞夫〔五〕。德不百年，汚我詩書〔六〕，逝然不顧〔七〕，被褐幽居〔八〕。

[一] 案《史記·叔孫通傳》：「漢五年，已并天下，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。叔孫通說上曰：『臣願徵魯諸生，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。』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，魯有兩生不肯行。」（又見《漢書·叔孫通傳》及皇甫謐《高士傳》。）《法言·五百》篇云：「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，徵先生於齊、魯，所不能致者二人。」

[二] 何孟春〈注〉：「代，《藝文類聚〔三六〕》作大，蓋用《易》『隨時之義大矣哉！』作大爲是。」案《藝文類聚》三六引代作大。《易》云云，見〈隨〉卦。

[三] 案《通傳》：「叔孫通笑〔兩生〕曰：若真鄙儒也，不知時變。」

[四] 陶澍本「介介」下〈注〉云：「《藝文類聚》作『芬芬』。」案「芬芬」蓋本作「芥芥」，「介」，隸書作「」，俗書作「」，並與分近，故誤爲分，復加艸作芬耳。「介介」，孤特貌。陶公〈飲酒〉二十首之十九：

「遂盡介然分，」〈詠貧士〉七首之六：「介焉安其業。」「介焉」猶「介然，」亦孤特貌也。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君子哉若人！」「若人，」此人也。

[五] 案《抱朴子·行品》篇：「不改操於得失，不傾志於可欲者，貞人也。」「貞夫」猶「貞人，」魯二儒正此類也。

[六] 案〈通傳〉兩生告叔孫通云：「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傷者未起，又欲起禮樂。禮樂所由起，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。吾不忍爲公所爲，公所爲不合古，吾不行，公往矣，無汚我。」（亦見《漢書·叔孫通傳》及《高士傳》。）

[七] 案「逝然」猶「去而，」《藝文類聚》引然作焉，嚴可均輯校本從之，焉猶然也。

[八] 案《老子》七十章：「聖人被褐懷玉。」《禮記·儒行》：「幽居而不淫。」《後漢書·逸民法真傳》：「幽居恬泊，樂以忘憂。」陶公〈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〉：「被褐欣自得。」〈答龐參軍〉：我實幽居士。」

張長公〔一〕

遠哉長公〔二〕，蕭然何事〔三〕？世路多端〔四〕，皆爲我異〔五〕。斂轡竭來〔六〕，獨養其志〔七〕。寢迹窮年〔八〕，誰知斯意〔九〕！

[一] 陶澍〈注〉：「事見〈張釋之傳〉。」案並見《史記》及《漢書》〈張釋之傳〉。〈傳〉云：「釋之子張摯，字長公，官至大夫，免。以不能取容當世，故終身不仕。」司馬貞〈索隱〉：「謂性公直，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，故至免官不仕也。」

[二] 陶澍本「遠哉」下〈注〉：「《藝文類聚》作『達哉。』」嚴可均輯校本從之。案《莊子·田子方》篇：「遠矣，全德之君子！」「遠哉」猶「遠矣。」贊其超遠也。《藝文類聚》引作「達哉。」贊其通達。

遠、達形近，作遠似勝。

〔三〕案「蕭然」，寂寥貌。陶公〈五柳先生傳〉：「環堵蕭然。」

〔四〕陶澍本「多端」下〈注〉：「《藝文類聚》作『皆同』。」嚴可均輯校本從之。案《楚辭·漁父》：「舉世皆濁，我獨清。」（王逸〈注〉：「《史記》作：舉世混濁，而我獨清。」）「世路皆同」，與「舉世皆濁」義近。「皆同」似較「多端」義長，且同與下句異對言。

〔五〕案爲猶與也。「皆與我異」，即「而我獨清」之意。《藝文類聚》作「而我獨異」，則與〈漁父〉「而我獨清」句尤合，嚴輯校本從之。

〔六〕案《說文》：「斂，收也。竭，去也。」「斂轡竭來」，謂收斂馬轡之去來，喻不復在仕途中去來也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回車竭來兮，絕道不周。」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：「回志竭來從玄謀。」

〔七〕案《藝文類聚》作「閑養其志」，嚴輯校本從之。《莊子·讓王》篇：「獨樂其志。」

〔八〕案「寢迹」猶「隱迹」。陶公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〉：「寢迹衡門下。」「窮年」猶「盡年」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篇：「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窮年也。成玄英〈疏〉：「窮，盡也。」

〔九〕案陶公知之審矣。〈飲酒〉二十首之十二：「長公曾一仕，壯節忽失時，杜門不復出，終身與世辭。」又〈扇上畫贊·張長公〉：「張生一仕，曾以事還，顧我不能，高謝人間？」顧猶豈也，高猶遠也。言我豈不能遠謝人間邪？陶公退隱後，固亦終身辭世，寢迹窮年如張長公者也。

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四日（癸酉七月廿八日）

脫稿於傅斯年先生圖書館二樓研究室

（本文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通過刊登）

Annot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'ao Yüan-ming's Exposition upon the Reading of History (in Nine Chapters)

Wang Shu-min

This "annotation and commentary" is based on the commentary (*jianzhu*) by Li Kung-huan of the Song. The paper begins with an explic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style of T'ao's *Expositions up the Reading of History*. It proceeds to: 1) interpret the more obscure passages; 2) substantiate by reference to other sources the historical facts that T'ao describes; 3) find and demonstrat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'ao's poetry and prose; and 4) supplement and correct both modern and earlier commentaries.